

清明至 心未远



贾广恩,散文作家,丰县人。先后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曾从事英语教学和教育管理11年。从事文学20多年,发表文学作品近百篇,先后出版散文集《别样的乡愁》《乡音绕梁》。现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

那么多年了,除了在外地上学的几年外,每年的清明节我都会回去上坟。父亲在世时,由父亲领着,父亲年纪大了,由大哥领着。而今年定好了时间,约好了亲人,准备好了祭祀物品,期待着亲人们一起饮酒忆双亲,却因疫情止步。因此,心中多了一份遗憾,更有了几多怀念,心绪又飘向了有着广袤田野、有着垂柳依依的弯弯河道、有着满地油菜花香的农村老家。

在我们老家,坟地称为“林”,这缘于古时候农村的风俗传统。当年大家族既讲究群葬,又讲究风水,还要让后人能找到祭祀先祖的地方,于是一坟一树,慢慢地就形成了树林,这就是祖坟称为“林”的来历吧。坟地多栽柏树,因为柏树树龄长,耐寒,生长期慢,且常青,也有着很好的寓意。以前春节时农村最受欢迎的对联就是“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大户人家多讲风水,而普通老百姓就随便在自己家的地埋葬,子女这一代还能记着,到了孙子、重孙辈便找不到也不再找。我家是普通人家,老爷爷以前的事已无法得知,虽然有家谱在族人那里,也没有机会去查一查。兄弟姐妹都知道的爷爷是独子,父亲是独子,奶奶逃荒要饭死在了外地。我们家的祖坟现在可能就埋着爷爷和父母。爷爷去世在1949年前的很多年以前,后经多年沧海桑田,早已成为平地,且是埋在邻近的村庄。听老人讲我们家当年就住在那个村子,地也是我们家的,于是爷爷就埋在那儿了。后来,农村土地承包,祖坟在别村别人的地里,但所好的是同宗同族,便没有迁移。爷爷的坟地,是同族年长者回忆指定

的,于是父亲每年带我们兄弟几个到那儿上坟,也就是在附近路边焚纸祭奠。因田地耕种变化,又没有参照物,每次都找不到地方。后来我就从小十字路口往北走数到138步左右,在路的右边往地里15米的样子。直到1998年父亲去世,在族人的帮助下,才找到了埋葬爷爷的地方,父亲的骨灰得以安放。近百年的时间,找爷爷的坟地很难,村人运用了传统的考古方法。确定好大体位置,根据古时候埋葬习俗,一层层对土质观察,查找腐朽的棺木在泥土里留下的印痕。老人讲,当年这附近有菜园、磨坊、土井。有的寻找坟地时还会到找到遗骨为止(以前都是土葬)。按农村风俗和传统,重生重死,因此在经济发展后,农村一度兴起“认祖归宗”、整修谱牒的热潮。

也是听老年人讲,我家祖坟算风水宝地,属于轿子型,就是两侧不远处是两条大路,后面是一条路,且附近有河。后来,及至家里出了博士、硕士和本科,在老家更加迷信地认为我家祖坟风水好了,族人和村里老人去世后大都选埋在这里。至于是不是这样,听了村人的叙说,心理上也有种宽慰吧,也就更加思念自己的父母。

父母不识字,勤劳善良,靠两双手、靠吃苦节俭,把我们兄弟姐妹7个抚养成人,长大成家,这在农村是非常不容易的。儿子盖屋娶妻,女儿出嫁陪送,子女上学的学费,人情事礼的花销,老人的看病住院,种地的化肥农药……在我的记忆里,父母不是在地里干活,就是在去干活的路上。父亲本是个多才多艺的人,本应该在县文化剧团吃上计划,但因文化

程度低,更因要养活一大家人,才放弃了县城里的梦想,回到农村种地。所以父亲说再苦再难也要供我们上学,为了我们的学费,他到处借钱,说尽好话,尊严受伤,但只要看到我们背着书包去上学,嘴角就会露出一丝微笑,仿佛看到了未来幸福的日子。记得父亲常对我们说的一句话就是“只要你们好好上学,就不断(缺少)你们的纸和笔。”还记得我读小学时父亲顺路到村小看过我,那时的父亲是伟岸的,高大的、慈祥的,满头黑发。我毕业后,父亲也到我工作的镇中学找过我,那时的父亲腰弯了,步履蹒跚,三步一喘,满头白发,现在想想很心酸。父亲生前喜欢喝酒抽烟,我在学校教书时经常回家帮忙干农活,每次我都会给父亲带回酒和烟。所以,父亲年老时,坐在院子里最盼望的是听到我自行车的铃声和推开院门的咯吱响。父亲高度近视,但能听出是谁来了,听到我的喊声,自然期待着我买的便宜烟酒。父亲去世后,不管春节还是清明,我们都会以酒祭奠于坟前。而今年的清明,只能遥祭父母,电话告诉大哥代我们几个添土祈祷。

母亲的伟大是写不完的,伟大有母亲怎么赞扬都不为过。我的母亲是伟大的,虽然生在农村,长在农村,长眠在农村,但留给我们的除了无限的思念,还有勤劳节俭的习惯、执著坚忍的精神、热情善良的品质。我以前当老师时,因在农忙时节经常回家帮忙,与母亲一起的时间多一些。记得麦收时节,又收又种,抢收抢种。黎明时刻,母亲早于我们起床,做好早饭、喂好猪羊、放了鸡鸭、收拾好农具,才叫我们起床。有时候自己去

劳动了,等到我们到地里,母亲已经割很长距离麦子了。收麦时节,中午很少回家,也是母亲给我们带饭来,多是馒头、鸡蛋炒咸菜、白开水。就是这些,母亲也不舍得多吃。到了晚上,我们回家了,母亲仍然要在麦场里收拾很晚。母亲有着执著的品格,这是我们兄弟几个都继承了。凡是认准正确的事,母亲会坚持不懈地去做。为了盖新房子,母亲一年四季都抽时间拉土,晚上挤时间自己砍盖屋用的片材,一有时间就四处拾垒墙填圈用的碎砖头。不知是用了三年还是更长的时间,我们家终于盖了四间土瓦房。母亲是善良的,也很有眼光,不但倾家之有供我们上学,还力所能及地接济别家的孩子。那时农村太穷了,都认为供孩子上学是白扔钱。邻家一个男孩,连伙食费都缴不上,每次回来要钱抹眼泪时,多数是母亲给他7块8块的。孩子母亲在感谢我母亲的同时会骂她的儿子是榨油机。后来男孩考上了中专,分到了苏州工作,以前回来时总说要孝顺我母亲。还有一个村里的男孩,第一年落榜,在家里种地,也是母亲劝他说不要只看眼前,还是上学好,有出息。你看你二哥(在我兄弟排行老二),也没考上过,后来蹲级(复读的意思),不也考上了吗。现在当老师,也吃计划了(计划经济年代)。那男孩回家哭着闹着要继续上学,后来也考上了。母亲去世10多年了,母亲的伟大回忆不完,也写不完。

又到清明,情有所系,心有所思,遥望远方,油然想起父母,难遏感伤、怀念。

又闻鼙鼓声起

20年后的初夏,我去了一次母校,当年的教学楼依然在,只是又多了新的大厦,诉说着廿年巨变;敬文图书馆外貌依然,昭示着崇德厚学、励志敏行的校训永远在,只是里面图书更丰富,设施更齐全,借阅更便捷;当年玉带河两边的小树,已然荫如华盖,给人一种不觉韶华几何的感觉。走着当年和同学一起走过的路,目睹师生一同听张晓风、余光中、吴奔星等文学大家讲学的报告厅,心头涌起“昔年移柳,依依汉南”的感喟。昔日的老师们,或退休或调离异地,同学们毕业后去了全国各地,在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传播着师大精神。

江苏转业干部文化速成学校、江苏省转业干部速成中学、江苏师范专科学校、徐州师范学院、徐州师范大学、江苏师范大学。薪火绵延、文化赓续,70年风雨兼程,70年砥砺前行,江苏师范大学用时光之笔,蘸岁月之墨,书写了无数的动人故事,凝聚了无数的期许,成就了无数学子的梦想。周恩来总理的殷切希望、郭沫若的亲笔题名、费孝通的亲临关怀、启功先生的题词激励、茅盾的悉心指导、叶圣陶的谆谆教诲、赵丹的学术讲座、华罗庚的科研报告、王蒙的文学剖析、余光中的诗歌朗诵、杨乐的数学启迪、匡亚明的净言良策……数不清的日子,说不完的名人事。每个师大人,都曾记得将朝霞披在肩上的秋天,也不能忘却将星辰映入眼眸的夏季,都忘不掉带着梦想而来的兴奋,也铭记带着憧憬奔向远方的驱歌萦怀。

我们那届研究生共计53人(包括师大两位老师),来自全国各地,学着不同的专业和方向。我们入学在云龙校区,毕业于泉山校区,两个校区都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书写了勤学苦读的故事。有些镜头成为一生的难忘,成为对母校的永远的情结。

1999年12月20日,中国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这是举国欢庆的大事,为响应学校的庆祝活动,我们举办了庆祝澳门回归祖国文艺晚会。诗朗诵,话回归;歌伴舞,庆昌盛;演小品,抒情怀。我们那届研

究生,应届生和工作后又考取的各占一半。应届生青春朝气,有工作经历的多才多艺,当年能聚在一起学习生活,确实不容易,所以都是一见如故,学习和活动中都是亲密无间。最难忘的当然是研究生们自己根据闻一多的《七子之歌》精心导演演出的歌舞。《七子之歌》朴素真挚、深刻感人,当时在华夏大地迅速传唱,曾引起世界各地祖国同胞的强烈反响。为了表达我们53人的激动心情,也为在众多个本科生面前显示研究生的风采。大家对歌词反复吟唱研究,对服装精心挑选搭配,请音乐系教授对表演者精心指导,甚至化妆时,请了校外演艺集团的化妆师。表演那天,云龙校区师生齐聚会堂,男主持人是古代文学方向、曾在外地高校任教的同学,是国家普通话测试员,女主持人是师大应届考上的现代文学方向的相貌出众的女生。两人一出场,一张口,便迎来了热烈的掌声。难怪演出前男同学说,我要再次给大家表现一下什么叫普通话。到七子之歌节目时,灯光全熄,黑暗中传来了诗朗诵,之后,手持烛光、低吟浅唱的女生和男生分别从舞台两边出来,队伍慢慢成心形。当最后灯光打开时,全场欢呼,为世界和平、为祖国繁荣、为师大发展、为师生未来、为……

那届研究生,绝大多数都是学师范的,多数在职考上的都有教学经历,于是我们组织了支教活动。寒假,因为路远火车票难买,便有不少研究生不回家过年,于是就到偏远贫困的乡镇去给孩子们上课补习。因为那时研究生还不收学费,且每月都有助学金,所以大家经济压力小,组织活动比较容易。到了暑假,因时间长,学习压力不大,便组织大家去农村支教,既体验了生活,又锻炼了自己,更重要的是给农村的孩子送去了希望的种子,让他们知道了外面的美好。记得2位女同学给农村中学的学生补习一段时间,与学生建立了永久的联系,周末时几个学生经常坐公共汽车来找他们的“老师”。后来的后来,师生间的故事就不得而知了。

进入新世纪,国家经济社会快速发

展,高校教育也迎来了春天。师大的招生规模进一步扩大,招收的研究生也多了。1997年招收17名,1998年招收28名,1999年招收53名,2000年招收77名,2001年招收100名,2002年招收133名。人数多了,研究生的管理也成为师大的一项重要工作。为了研究生管理工作的接续,2000年,我们筹备召开了徐州师范大学第一次研究生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研究生会主席、副主席和各部部长,为师大研究生管理走上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作出了贡献。当时,研究生支部属于师大机关党委,我任研究生支部书记、研究生会主席。2001年师大中文系更名文学院,我又兼任文学院研究生会主席,组织大家开展了很多活动,也在文学院领导的带领下为研究生们解决了学习、生活和就业中的问题。这些都给那几届研究生留下了师大的记忆。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学校扩招,师资短缺,因我们那届在职考取的研究生的多数来自不同层次和学校,于是师大根据研究生的具体情况适当安排承担部分教学任务,当然都是一些公共课和基础学科。有些教学能力强、教学成绩突出的,研究生毕业后就留校任教了,也有的留校后又考取博士去了其他地方。当年,我们在居住和学术方面享受着师大老师待遇,4个或者5个人住两室一厅的房子,借书查阅资料和老师的一样,还曾经和老师们一同参加了成人高考阅卷工作,和老师们一起参加各种学术报告会,还可以报销差旅和资料费用。母校70年之际,肯定条件更好了,研究生教育成果一定更加丰硕了。

2001年,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诞辰120周年,也是他逝世65周年。当年的4月26日至27日,中国鲁迅研究会、江苏省鲁迅研究会、江苏省现代文学学会、南京师范大学、徐州师范大学联合在徐州召开了“纪念鲁迅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这是新世纪鲁迅研究界的第一次重大会议,师大非常重视。我有幸参与了筹备活动,参

加了学术座谈会,同时负责接送几位名校教授。我去北京中国社科院接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林非,到北京大学接孙玉石教授,接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陈漱渝先生,到南京接江苏省鲁迅研究会会长、南京大学教授包忠文等。因为当时交通还不像现在那么发达,并且有些教授身体欠佳,接他们也费了很多心力,但能为学术研讨会的成功贡献一份力量,很有成就和价值感。还记得陈漱渝在总结发言中指出,鲁迅是中国新文学一切开端的开端,是中国新文学的天才创造者,出色的现代白话文的创造者。他不仅奠定了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导地位,同时又是新兴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开拓者。鲁迅是立足于现实的,正是他洞察现实的穿透力,使他的作品超越了现实,超越了时空而具有了永恒性。鲁迅是为现实而创作的,但由他把创作当作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在创作中融进了自己的血和泪,因而他的作品又成为他生命的延续,而不会跟他的肉体同时朽蚀。当前,无论人们如何评价鲁迅,鲁迅都是一个绕不开、推不倒的存在,是一块踢起来反而会伤自己筋骨的老石头。由于鲁迅是中国现代先进文化的载体、先进文化的时代、先进文化的标志,因而他同时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使他不仅属于中华民族,而且属于整个人类。学术是有承传的,鲁迅学也有承传。鲁迅的文化传统不是罗布泊中的楼

兰古城,仅仅记录着往日的辉煌,而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文化长河,形成了中国文学、中国学术、中国文化的活的传统。在这次活动中,我与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中国散文学会会长林非先生结下了友谊,他指导我写散文、给我讲述他与钱钟书家的过往和郁结,后来他劝我报考他的博士,而我终因自己中文基础疏浅,又有稻粮之困放弃了进京的机会。但这次学术研讨会和林非先生的指导给予了我学习和创作的动力和方向。

70年前母校孕育诞生;20年前,我们携梦前行。53人中51人留在了高校。一人省委组织部选调到南京政府部门工作,我通过考试进入机关从事文字工作。20年过去,绝大部分同学都接着读了名校博士,现在有的已经成为名校硕士生导师和博士生导师。

作为师大毕业生,20年来一直秉持着崇德厚学、励志敏行的教诲,无有一时荒于读书学习,又常恐虚度光阴而自疚。手不释卷,笔耕不辍。除尽尽职尽责于本职工作外,负责建设了全省一流的政协文史馆,负责建设了全省领先的多功能政协书房,参与编撰了政协志书,填补了徐州的空白。8小时之外,出版了两本散文集,一本由赵本夫作序,一本由贾平凹指导。文集被徐州各大高校和徐州市图书馆收藏。

值母校70华诞,以片言念之记之。

